

討賊之辭也。愚謂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臯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臯而臯良霄何也。曰者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臯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所以反身自修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此春秋之大義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非深於春秋者其孰能知之。冬

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

于澶淵宋災故。澶淵衛地。○胡氏傳春秋葬汎卅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汎卅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卅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卅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卅子弒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戍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

齊公孫蠆宋向戍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

頗下同。○傳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愚按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不辨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霸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

景侯為大子般娶于五月甲午宋災宋伯

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柰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

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下堂遂逮乎火

而人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劉氏意林曰使共

以己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

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何以

過乎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襄陵許氏曰王化始於正家春秋廢亂謹禮以宋

共姬為婦道之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表故詳錄焉

奔晉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旗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必有此

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戚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王曰童子何知及靈

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

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

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
師懼曰老夫無辜曰界余而大壁宋公
於吳遂幽其妻唯其宗室是暴大亂
聞之曰臣也逐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宋國之政必逐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公羊傳白狄者何

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劉氏傳夷狄之君也何
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
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
不與其朝不與其朔者所以懲淫慝一
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九譯而獻
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費此

乃天子而諱也況列夏晉人執衛行人

石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劉氏傳

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

石買之為惡也蒯者孫林父之子也愚謹按

君之為惡也蒯者孫林父之子也愚謹按

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

齊師伐我北鄙穀梁作齊侯○襄陵許氏

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
未若若是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士
其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滇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賤諸大夫以謹之也謹按會而使大夫聽命自齊相北杏始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未有不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霸者苟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鄆田謹按莒人滅鄆而魯不敢爭霸主不討所以與伐魯疆鄆田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也傳旱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王帛待於二竟以待疆

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驕也受其咎乃及楚平○胡氏傳鄭介大國之間若能任仁賢明政刑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隣必能保國楚雖大何畏焉乃加兵于蔡以怒楚所謂不修德而有武功也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是以獲公子變特書侵蔡以梟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曰災公羊作火天火夏季孫宿

禽乃命大還晉人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侯

謂之遷延之役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

羊有術字○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

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

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

如戚孫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

之卒章大師辭曹請為之初公怒鞭師曹

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

百故師曹欲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

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

必死并幣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

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隕將若之何對

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遂行從近關出公

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

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

澤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臯定姜曰

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臯也先君有冢卿

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臯也余以巾擲事先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以著其惡○胡氏傳夫晉本為報朝歌之
役來計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
令三軍建而復旆問齊人以莊公之故執
崔杼而戮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
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臯
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
治之如下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
文所貶云下
陳傅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隊者井煙
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
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
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
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栢子賂以宗器
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
朝子展執繫而出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子產入數倖而祝被社司徒致民司馬

致節司空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重丘在曹州乘氏縣有故城○傳同盟于
重丘齊成故也○胡氏傳崔杼既弑其君
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
曰同○或曰同盟之書自幽以來皆假王
制以約束諸侯何獨此盟臯之深如胡
氏之言乎愚按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
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
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齊於盟
也天下之惡孰大於是即其所同之實而
觀之晉侯之臯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
無嫌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杜氏註
於同

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閔衛衎失國使
衛分之一邑○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

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喜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或問甯喜弒衛侯剽既有其父之命矣經於術之出不以名書是其位未嘗絕也蜀為書喜之鼻不從末減乎愚以為為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可以二者也殖既從林父之逐術共立剽而臣事之十餘年矣其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履不可一日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故太叔儀責其視置君不如弈棋而不知其身之不免以及其宗也喜也輕徇父命而不知諫躬犯大惡書以弒君辭而不可得矣故春秋者聖人所以定天下之大分而示萬世臣子之法不可不審思而明辨

此勢

襄陵

許氏

曰君臣之分

一正而

不

之也○襄陵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而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劉氏曰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自此論之其任重其責厚小從臯也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篡弒因己而立後雖悔之不可及已里克趙盾甯殖之貶不亦宜乎夫三子之臯方諸商人陳乞則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別也以謂君臣之間義不容失故其文一施之也所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傳孫林父以戚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衛孫林父入于戚

戚以叛

以叛孫林父以戚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弟鱣出奔晉

鱣殺梁作專○傳衛甯喜專

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

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

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翫死

公曰臣也無辜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

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

宋之盟受命而出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

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

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

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

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終身不仕○高

郵孫氏曰喜弒剽而立衎衎反國而復用

之既而以私殺之喜雖有辜而衛侯殺

之不以其辜矣昔里克弒奚齊而立夷吾

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辜故

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辜故春秋皆曰

殺其大夫也○穀梁傳專其曰弟何也專

有是信者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

衛專之去合乎春秋○劉氏意林衛侯忌

小忿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鱣至

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

時鱣以全身不離於惡名為智以母使其

凡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繫為

忠以不仕為廉可謂重已乎是乃君子之

所貴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辛巳將盟于宋西

秋七月辛巳豹及

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

戰國策卷六 五十二

言自齊何也齊之納欒盈非以兵納之也
譬如盜賊私納之耳胡氏傳復入者其逆
之詞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
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
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
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歎或泣而樂
為之死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
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
於錮之其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春秋
備書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
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侯伐齊

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
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
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
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
大其四六八

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
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
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
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
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
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
武軍於熒庭成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
役乃還○襄陵許氏曰齊間欒氏之難故
能得志於晉而莊公禍亂之成

八月叔孫

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杜氏曰羊穀梁作渝

縣東有雍城○常山劉氏曰晉有欒盈之
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帥師救之斯義
事也豹反怠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
雍榆卒不克救豹臯明矣蘇氏曰聶北之

而殺之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楚子重伐吳為簡

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耍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

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吳人伐楚取駕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許氏曰大臣相

殘又外結吳怨共公如晉
傳始夏四月壬

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公至自晉

長檮近晉之地

○蘇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
○傳孟獻子相公猶首知

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

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愚謂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

不知先立乎其大者
春秋諸賢之同病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

同盟于雞澤

雞澤杜氏註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按地譜一名

雞丘今洛州永平縣
○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齊曰寡君

以歲之不易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

盟於郟外六月己未同盟于雞澤
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今按晉

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相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諸侯會而已未同盟

于雞澤所以譏其儕王官於諸侯俾下同
於歆血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
例之於新城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
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穀梁傳諸
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
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泰山孫氏曰諸侯
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己未諸侯盟戊
寅大夫又盟是大夫疆諸侯始失政也至
溴梁之盟曰大夫盟而不復言諸侯之大
夫則政在大夫矣○胡氏曰陳父叛中國
而從楚不堪其侵欲然後求盟于晉悼公

立己四年復脩霸業其從之也不已晚乎
悼公蓋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
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歆血要
質鬼神是責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胄習
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願
寡君之欲也雖微盟誓天地鬼神實照臨
之其惟同心糾遯王愿厚禮遣之使往報
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
及袁僑盟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
伐許

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
武子帥師伐許○荀罃悼公之賢大
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修德
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
以問臯於許規撫欲速
且其并陳不能保也

春秋集註

八

春秋卷第八

張洽集註

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襄公始生四歲即位仲孫

茂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按楚已取彭城封魚石今彭城非復

宋地尚繫之宋傳曰諸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臨江劉氏曰楚為不道獎亂助惡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石

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荊贖于戚不曰衛戚不與齊衛大夫助子圍父也此仲孫

茂會晉宋諸國大夫圍彭城則繫之宋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此春秋

微意之見於筆削者也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置諸瓠丘齊人

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訕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茂會齊崔

杼曹人邾人莒人次于郕秋楚公子壬夫

帥師侵宋韓厥公羊作韓屈下同郕公羊作合○郕鄭地杜氏註在陳留

襄邑縣東南○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郕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

諸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郕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

之援楚子辛救鄭侵宋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胡氏曰楚人釋君助臣事已悖矣晉



於是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
次鄆援之放義而行者也楚子辛救鄭而
經不書鄭本為楚以其君故集矢於目是
以不貳于楚弃華從夷不能裁之以義惟
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
不得有能救之名故削而不書
九月辛酉

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

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泰山孫氏曰天

之來朝聘皆不臣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葬鄭師伐宋

楚令也杜氏故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

夫人齊姜也○傳齊姜薨初穆姜擇美櫝

以自為櫬與須琴季文子取以葬非禮也

婦養姑者也虧姑六月庚辰鄭伯踰卒鄭

成公疾子駟請息有于晉公曰楚君以鄭

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昔

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昵我免寡人惟二三

子胡氏論鄭從楚見上公子壬夫侵宋註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子罕當國子駟為

政子國為司馬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
命未改○杜氏註宋雖非卿師重故序衛
上晉伐喪非禮也愚謹按士甸侵齊聞喪
而還春秋與之則茲伐喪之臯不待貶而
見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傳會于戚謀鄭故孟

伯鄭知武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

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

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

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

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已丑葬我小君齊

福也豈惟寡君賴之叔孫豹如宋

姜杜氏註齊謚也叔孫豹如宋叔孫豹僑

傳通嗣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遂城虎牢虎牢故東號之邑鄭滅號

汜水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傳復

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

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陸渙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

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

聖人許之不繫於鄭也愚謹按虎牢所以

不繫鄭者鄭人背華即夷黨楚以為中國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而殺之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楚子重伐吳為簡

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耍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

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吳人伐楚取駕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許氏曰大臣相

殘又外結吳怨共公如晉
傳始夏四月壬

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公至自晉

長檮近晉之地

○蘇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
○傳孟獻子相公猶首知

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

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愚謂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

不知先立乎其大者
春秋諸賢之同病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

同盟于雞澤
雞澤杜氏註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按地譜一名

雞丘今洛州永平縣
○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齊曰寡君

以歲之不易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

盟於郟外六月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今按晉

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相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諸侯會而已未同盟

于雞澤所以譏其儕王官於諸侯俾下同
於歆血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
例之於新城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傳楚子辛

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

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穀梁傳諸

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

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泰山孫氏曰諸侯

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己未諸侯盟戊

寅大夫又盟是大夫疆諸侯始失政也至

渙梁之盟曰大夫盟而不復言諸侯之大

夫則政在大夫矣○胡氏曰陳父叛中國

而從楚不堪其侵欲然後求盟于晉悼公

立己四年復脩霸業其從之也不已晚乎

悼公蓋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

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歆血要

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願

寡君之欲也雖微盟誓天地鬼神實照臨

之其惟同心糾遯王愿厚禮遣之使往報

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

及袁僑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

伐許

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

武子帥師伐許○荀罃悼公之賢大

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修德

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

以問臯於許規撫欲速

且其并陳不能保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傳者楚師為陳叛故

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喪夏叔

孫豹如晉

武子之晉報知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

姒氏薨

襄公母姒把姓○傳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楨季孫不御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襄陵

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姒志復古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

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

冬公如晉

侯享公公如晉聽政晉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鄙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徧小闕而為臯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陳

人圍頓

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

聘

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按子

叔孫

豹鄆世子巫如晉

傳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

鄆此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劉氏傳此鄆子巫也曷為與叔孫豹如晉鄆屬於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于晉也鄆曷為為附庸於魯鄆不勝莒魯之患來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鄆也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如此春秋蓋傷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穀道公

稻善道吳地穀梁曰兵謂善伊謂稻緩○杜氏註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

卷八

七

四

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按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則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中國大邦而為蠻夷之所二大夫會吳

秋大雩也傳旱楚殺其大

夫公子壬夫

子傳楚子討陳叛故曰由令尹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杜氏註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鄆陵殺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故君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子以為不可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

人鄆人于戚

命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愚謂

戚之會因吳之來而命成陳自栢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句知成陳之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嘆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晉為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陳乎

公至自會○冬成陳

侯成陳公羊曰曷為不言諸侯成之難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齊世子光救陳

穀梁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

于城棣以救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書勞也

辛未季

孫行父卒

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庄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馬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公傳杞桓

夏榮華弱來奔

長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

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臯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秋葬杞桓公○滕

子來朝○莒人滅鄆

鄆傳鄆恃賂也杜氏註

特之而慢莒故滅之○按呂氏以為鄆莒小國而自相滅云蓋是時禮義衰絕滅國之大惡以為常事皆目見之熟而莫之顧也愚謂子產嘗對晉人何故侵小之問以

為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或治之然則晉蓋吞滅之首也固無以正諸侯之相滅豈

特目見之常事哉宜晉悼雖賢終無以戰諸侯之相滅也冬叔孫豹如

邾聘且穆叔如邾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

鄆故來討曰何故云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愚按晉人不討莒而討魯可謂偏

矣宜其無以正小國之臯也襄陵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

於下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萊恃謀也初

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五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

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今年三月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

之萊共公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公羊傳國滅君死之正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

從乃免牲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

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今小邾子來朝

傳小邾穆公也城費費今沂州費縣季氏之

亦始朝公也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

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胡氏傳行父相三君而無私積固忠於公

室而不顧所食之邑也行父卒宿之不忠

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與

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

不遠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

然則書城費乃履霜之戒強私家弱公室

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秋季孫宿

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如衛

如衛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八月螽○冬

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

盟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楚公子貞帥

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鄆穀梁或作隰鄭

會于鄆以救之杜氏註謀鄭伯髡頑如會

救陳陳侯逃歸故不書救鄭伯髡頑如會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鄆公羊穀梁頑作原

操者何鄭之邑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

不言大夫欲與楚鄭伯曰不可於是弑之曷為

言如會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未見諸侯其

名此其生名何卒之名也卒之名則曷為

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鄭伯將會

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

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

也其地於外也○襄陵許氏曰辭繁而不

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

侯也謹按左氏傳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

以瘡疾赴於諸侯考三傳之說則鄭僖公

之為弑也明矣弑而書卒若如左氏所言

而從其偽赴以隱之是春秋之作乃為亂

李孟卷之八 十一

臣賊子之地而非章善癘惡之書也獨公

羊以為為中國諱而穀梁以為不使夷狄

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者其諸聖人之意蓋

出於此乎天下之大分中國夷狄君子小

人是也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

之善類不幸而無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

其死聖人為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陳侯

陳侯

逃歸使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

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之楚人從之二慶

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

逃歸○胡氏傳諸侯戊戌陳今楚令尹來伐

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

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鄉

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
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
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
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臯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傳公如晉朝且數夏

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燹穀梁作

濕○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燹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

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
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

五年弗得寧矣謹按僖公方葬楚方睥睨
鄭人之不服而欲討之今乃不能遠圖先

侵蔡以挑楚故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
書人以貶之

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邢丘任公輔曰故邢國河內平泉縣

也邢自邢丘遷襄國又遷夷儀○傳會于
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

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
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穀梁傳見魯

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泰山孫氏曰
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

季孫宿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
為盟主弃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此晉

侯之惡亦可見矣○胡氏傳大夫稱人貶
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

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
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

諸侯而使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
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

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滇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賤諸大夫以謹之也謹按會而使大夫聽命自齊相北杏始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未有不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霸者苟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鄆田謹按莒人滅鄆而魯不敢爭霸主不討所以與伐魯疆鄆田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也傳旱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王帛待於二竟以待疆

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驕也受其咎乃及楚平○胡氏傳鄭介大國之間若能任仁賢明政刑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隣必能保國楚雖大何畏焉乃加兵于蔡以怒楚所謂不修德而有武功也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是以獲公子變特書侵蔡以梟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曰災公羊作火天火夏季孫宿

如晉

子傳報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

成公母

秋八月

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

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鄭地○傳諸侯伐鄭甲戌師于汜令曰脩器

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

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

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晉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

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

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

之門其三門次于陰口而還○胡氏傳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

武子明於善陳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得善勝之

之道楚子伐鄭傳楚子伐鄭子駟子展曰

矣楚子伐鄭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乃及

平楚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

子相相楚地後漢彭城國傳陽縣有相水

杜氏註彭城傳陽縣今徐州沛縣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傳偃陽

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瑩

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

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又於偃陽荀偃士

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

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

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七日不

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

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

戌辭乃于宋公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

之夷俘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遷其族嗣

納諸霍人○襄陵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

服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

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

義盡矣夫何以昭格荒公至自會穀梁傳

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

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

汲鄭伯逃歸陳侯致相之會存中國也范

氏註有善事則并焉猶侵蔡蔡潰遂伐楚

是并也無善事則異之謂如今年會

楚公

耳伐宋師于訾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楚子囊鄭子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楚子囊鄭子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楚子囊鄭子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楚子囊鄭子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楚子囊鄭子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母園宋門 晉師伐秦 傳九年秦景公使士

于桐門 許之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

秦人侵晉 晉饑弗能報也 今年晉荀滄伐

秦報其 秋莒人伐我東鄙 傳莒人間諸侯

我東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諸

侯伐鄭 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 故長

於滕 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

者為之也 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上下

之無禮文專以疆弱事勢為先後也 冬

盜殺鄭公子駢 公子發 公孫輒 駢公羊穀

初子駢與尉止有爭子駢為田洳司氏堵

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故五族聚群不

逞之人因公之子徒以作亂於是子駢當

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

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

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

駢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 程氏傳

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愚謂鄭之從楚以勞

中國皆公 子駢之臯也 鄭成公卒之初諸

大夫欲從晉矣 公孫輒以官命未改止之

及鄆之役 僖公如會 以從中國而駢弑之

及楚子囊伐鄭 子展欲堅守 以待晉而駢

請從楚 以任其咎 故公子駢者從夷之入

弑君之賊也 而公子發 公孫輒 惟駢是從

惡積而不可掩 鄭不能討 而盜得殺之 所

謂上慢而下暴 而致寇至 孔子以為盜之招

也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與成鄭虎牢傳諸侯之師城

師城梧及制士胡氏傳虎牢之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成

而繫鄭者寡謀前年成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霸

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力逼小豈霸王服人之道乎故反繫之鄭

以之鼻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傳楚子囊救鄭

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

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

樂賢曰逃楚晉之私也合諸侯以益恥不

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

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

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知

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樂賢欲

伐鄭師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

能庇鄭鄭何鼻不如致然焉而還今伐其

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可為諸侯笑克不

命不歸楚人亦還○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

而歸楚人亦還○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

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至自伐鄭襄

陵逼曾荆楚之不能保鄭肆其公至自伐鄭襄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杜氏註增立

五百人為軍○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

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

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

則盟諸乃盟諸僂閱詛諸五父之

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舎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家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其邑之民為己之車乘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足成三軍也季氏使壞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也季氏使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役與邑季氏則使公家倍征之役今之丁也邑賦稅也設利害以驅民使之役今之丁也邑賦則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孟氏於子弟之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氏使子弟盡為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故昭五年傳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

狀

八

一

六

以

其子弟言不臣父兄取二分而二分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止取其半以半歸公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呂氏曰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為臣季氏強直欲盡無公室也○胡氏傳詩頌復古言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臣下無私民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舎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以示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家者之所宜鑒也

不郊穀梁傳夏四月不郊禮也鄭公孫舍之帥師

侵宋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

疾楚將避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

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

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

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

侵鄭大夫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

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

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

矣夏鄭子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羊穀

亳任氏云即鄭地偃師也故湯都○傳諸

侯會于北林師于向觀兵于南門西濟于

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城北范宣

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敵而無成能無貳

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蓋年毋壅利

公至自伐鄭穀梁傳不以後致楚

盟猶足

恃乎

子鄭伯伐宋

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

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會于蕭魚

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

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

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

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一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

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肝告于諸侯○蘇氏曰鄭與會也自八年後晉

快正司王楚爭鄭三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

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

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程氏傳鄭不可信而悼公推誠以待

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肯晉者二十四年臨江劉氏曰悼公之積此

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

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

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一故略其

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為善不以盟誓為信示以救災患

恤禍亂同好惡樊王室而遠人公至自會

服矣為天下豈可以詐力哉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楚

之辭也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人執鄭行人良霄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

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許氏曰冬秦

人伐晉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

師而不設備秦晉戰于檠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郚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郚台穀梁作郚杜

有台亭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

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傳受命而救郚不

受命而入郚惡季孫宿也胡氏傳台在

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

敢為也夏晉侯使士魴來聘聘且拜師魴來秋

九月吳子乘卒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

其稱王臯大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傳楚

惡重敗之也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公如晉朝且拜士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作詩公羊

杜氏註邦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邦秋九

亭○傳邦亂分為三師救邦遂取之

月庚辰楚子審卒○及城防臧武仲請俟畢

農事○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

知取邦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勻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薑公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羊作

噓○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

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

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

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吳告敗于晉會

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

也以退吳人○襄陵許氏曰四卿帥師自

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

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

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伐秦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

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衛北宮懿子見

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

上流師人多死至于榘林不獲成焉荀偃

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

藥廩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

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乃命大還晉人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侯

謂之遷延之役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

羊有術字○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

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

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

如戚孫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

之卒章大師辭曹請為之初公怒鞭師曹

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

百故師曹欲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

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

必死并幣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

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隕將若之何對

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遂行從近關出公

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

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

澤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臯定姜曰

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臯也先君有冢卿

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臯也余以巾擲事先

以爲師保而蔑之二臯也余以巾擲事先

君而暴妾使余三臯也告亡而已無告無

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

命於諸侯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

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

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天生民

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

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自王以下各有

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天之愛民甚矣豈

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

之性必不然矣○民杜氏註諸侯之禍故諸

甯逐君春秋以衛侯自取奔亡之禍故諸

失國者皆不書逐之賊也○襄陵許氏曰

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也莒人侵我東鄙○秋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傳楚子為庸浦之役

吳吳不出而還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

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傳晉侯問

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

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

重而撫之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

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

人始貳○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

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位是以知

其謀定剽也○愚按前書衛侯之奔此列

孫林父於會足見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

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臯惡

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臯其

君情可見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

及向戌盟于劉劉魯地○傳宋向戌來聘

盟于國而盟于劉崇○襄陵許氏曰不

向戌故公弱甚矣劉夏逆王后于齊

註劉采邑夏名劉夏天子之士也○傳官

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常山劉氏曰昏姻者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

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

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與而風化何以成乎
胡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太上無敵
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
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遠行親迎之禮
則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
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何
使同姓諸侯主其詞命卿往迎公監之父
母之國諸卿皆送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
天子親迎以入其禮乎

公救成至遇是乎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

遇何不敢進也○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

矣可知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氏曰由

不能救成故成郭見壞而城也愚謂待事
之無及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
之未陰兩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孔子曰為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悼公卒政速邾人

伐我南鄙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

止○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
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
襄失政大夫益竊國靈齊與邾莒交伐其
國不競甚矣則無他故民分於三桓故
也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傳冬晉悼

會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三

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水名杜氏註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

河○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

于夷儀術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儀

皆稱鄭伯也○傳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

舌盼為傳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

藥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

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

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

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

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

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

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諸

侯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

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

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溴梁

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
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固者謹於禮
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愚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春秋之初已
自諸侯出矣然莊十三年之前皆諸侯出
而權未一也自齊桓既立晉文繼霸中國
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
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晉人執莒子
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晉人執莒子

邾子以歸

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臨江劉氏曰前此者邾莒交伐魯晉將討
焉未及而悼公卒平公即位會于溴梁於
是執邾莒之君此執有臯何以不得為伯
討古之君子正已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

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固所
以非伯討也何氏註諸侯有臯當歸京師
不得自治之錄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
以歸惡其專也

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

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傳許男請遷于晉諸
侯遂遷許許大夫不
可晉人歸諸侯鄭子
驕聞將伐許遂相鄭
伯以從諸侯之師穆
叔從公齊子帥師會
晉荀偃六月次于棧
林伐許次于函氏○
襄陵許氏曰晉卿主
兵而先鄭伯臣不可
過君也愚謂許男有
從中國之志秋齊侯
而大夫沮之足以見
一時之俗矣

伐我北鄙圍成

傳齊侯圍成孟孺子
速徼

秋齊侯

為之名速遂塞海陸而還大雩○冬叔孫豹如晉傳穆

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志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夕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

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臯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

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勻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梁並作矰宣公也○泰山孫氏曰前年晉

也救之宋人伐陳陳獲司徒印夏衛石買帥人執邾子以歸此書邾子貜卒者晉人尋

師伐曹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

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曹人愬于晉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圍防桃公羊作洸公穀高厚上並有齊字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

孫至于旅松聊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泰山孫

氏曰三年之中君臣加兵于九月大雩○魯者四齊之不道可知也

宋華臣出奔陳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

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
師懼曰老夫無辜賊曰臯比私有討
於吳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壁宋公
聞之曰臣也逐不唯其宗室是暴大
宋國之政必逐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齊故華臣出奔陳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公羊傳白狄者何

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劉氏傳夷狄之君也何
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
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
不與其朝不與其朔者所以懲淫慝一
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九譯而獻
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費此

乃天子而諱也況列夏晉人執衛行人

石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劉氏傳

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
石買之為惡也蒯者孫林父之子也愚謹按

君之為惡也蒯者孫林父之子也愚謹按
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

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三者秋
有一不得為伯討而況於兼而有之乎

齊師伐我北鄙穀梁作齊侯○襄陵許氏

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
未有若是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士

其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傳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公恐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

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諫太子抽劔斷鞅乃止甲辰東侵濰南及沂○孫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言同者諸侯同心疾齊也○程氏傳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襄陵許氏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曹伯負芻卒于師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於堯舜之世春秋書卒與葬以刺王政之不行著世之亂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鄭子孔欲去諸也

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

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
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目逸而忘
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
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
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
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
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
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
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
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
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焉子馮公子格率銳
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
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
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
多凍役徒幾盡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

阿杜氏註祝柯縣今屬濟南郡後漢志平
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傳諸
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母侵晉人執
小○按諸侯不序同圍之諸侯也

邾子○愚謂政自大夫出故前年執邾子以歸

○愚謂政自大夫出故前年執邾子以歸
以伐魯故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無
忌如此霸威之不足以及諸侯可以自反
矣臨江劉氏曰此其為非伯討柰何邾人
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然則曷
為不言以歸釋之也曷為釋之未得其地
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
王命而皆出於大夫何以服人取地而正其

乎公至自伐齊也胡氏傳同圍齊以伐致何

之伐而免其圍齊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然

沮橫逆抑強暴之孽不取邾田自漵水杜氏

後人伐之自環之謂矣

可道齊侯環之謂矣

邾田以漵水為界也漵水出東海合鄉縣

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傳見

上文註○按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

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恃霸威以強取明

矣魯肆強奪邾失漵水田而庶其季孫宿

昇我相繼來奔邾自是始衰亂矣

如晉拜師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

師伐齊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謹按欒魴不書孫林父并將也夫

討強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

晉何以服齊故特書林父主兵以臯之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羊晉士匄帥

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士匄侵齊

八月丙辰仲孫

蔑卒曾子言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政臣

之言有齊殺其大夫高厚傳齊侯娶于魯

足法也

其姪鬻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
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請以
為大子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
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
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
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
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
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
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八月崔杼殺高厚
於灑藍而兼其室○謹按殺高厚者崔杼
也杼雖擅生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以
累上之詞言之
可謂著明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羊作

喜○傳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與純門之師子孔當臯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

孔而分其室○胡氏傳嘉則有臯矣子展
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弃
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
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臯之意冬

葬齊靈公○城西郭齊傳懼叔孫豹會晉士

甸于柯○杜氏註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城武城

馳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命○傳穆叔歸

杜氏註泰山南武城縣○傳穆叔歸

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

于向傳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

督揚之盟故也杜氏註莒數伐魯前

年盟督揚故二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國復自盟結好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邾子盟于澶淵杜氏註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汗衛地按唐置澶

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傳盟于澶淵齊成故也○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

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

公之遺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烈也與

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襄陵許氏曰祝柯之

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蔡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蔡

殺其大夫公子燮燮穀梁蔡公子履出奔

楚傳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

利蔡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胡氏傳公子燮謀國之合於義者也

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臯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履其母弟進不能正身退

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臯之也陳

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羊穀梁作光○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

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

楚言非其臯也公子黃將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

年不滅是無天也。○襄陵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
叔老如齊傳齊子初
冬十

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傳季武子

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傳公如晉拜師及取

邾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氏註二邑在

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任公輔曰兗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姪妻

此言十九

三

三五

四

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可。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洗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之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不可禁乎？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陸淳曰：以地來，即叛也。不言叛，為內諱也。諱受叛臣也。劉氏傳：漆一邑也。閭丘一邑也。曷為不言及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私邑者，所受於

君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胡氏傳
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
我則書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
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
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書來奔而
魯受叛臣納其地之臯亦見矣
夏公至

自晉 ○ **秋晉欒盈出奔楚**
宣子生盈范鞅
傳欒黶娶於范

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
而不相能栢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
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
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栢主而專政矣
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
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
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
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微懷子好

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
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

奔楚 ○ 劉氏意林不以范匄逐之為文而
以盈之自出為說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
不得逐矣匄之臯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
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太正其本也道莫難
於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國之治在家
家之治在身身不治國家不可得而治也
詩之首二南書之首堯舜皆原於此矣春
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人道之始閨門
之內易曰閑有家悔亡
九月庚戌朔日有

食之 ○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襄陵許氏曰比

年食今又比月食蓋此八年
曹伯來朝武
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公來朝即位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傳會于商任錮

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臯也徒以權臣私相忌惡何有於國乎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

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羊穀梁邾子下有

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

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而告人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

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

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不懼○胡氏傳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係累其

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

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何其已甚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

請以重幣晉將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

秋經

卷八

二十七

何勞錮焉其賢於商

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

大夫公子追舒

南未益祿而有寵於令尹子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

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

敢問誰之臯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

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

馬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

於朝輟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

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

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

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

父事讎吾不忍也遂縊而死○劉氏傳追

舒之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楚子

與人之子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乎

天下故稱國以 殺臯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邾我來

奔 鄉受邾叛人邑今葬杞孝公○陳殺其大

又納邾叛人也 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陳侯如楚公子黃黶二慶於楚楚人召

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岳建從

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

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穀梁傳稱國以殺臯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呂氏曰慶虎慶寅之臯不等故言及也○胡氏傳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譜翹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

曲沃 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劉氏傳曲沃樂者譏歸陳侯也

劫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

本一曰八 三九

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欒王

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

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

懈矣公有如公喪王鮒使宣子墨繆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

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

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劔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

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

之鞅用劔以帥卒欒氏退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蘇氏曰欒盈自齊入于曲沃不

言自齊何也齊之納欒盈非以兵納之也
譬如盜賊私納之耳胡氏傳復入者其逆
之詞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
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
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
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歎或泣而樂
為之死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
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
於錮之其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春秋
備書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
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侯伐齊

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
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
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
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
大其四六八

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
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
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
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
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
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
武軍於熒庭成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
役乃還○襄陵許氏曰齊間欒氏之難故
能得志於晉而莊公禍亂之成

八月叔孫

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杜氏曰羊穀梁作渝

縣東有雍城○常山劉氏曰晉有欒盈之
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帥師救之斯義
事也豹反怠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
雍榆卒不克救豹臯明矣蘇氏曰聶北之

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
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
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雍已卯仲孫遠
榆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也

卒杜氏註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
之訪於申豐申豐趨退訪於臧紇紇曰飲
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
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
子降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
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
孫愛之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也曰從吾
言必為孟孫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
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
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

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曰秩焉

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
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

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
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

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
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

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

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
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

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季孫
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

奔邾杜氏註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

取奔亡書晉人殺欒盈曲沃盡殺欒氏之

晉人殺欒盈

族黨○公羊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
大夫也○泰山孫氏曰不言其大夫者樂
盈出奔楚當絕也稱齊侯襲莒杜氏註輕
人以殺從討賊詞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
備曰襲○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
干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
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親鼓之從
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高郵孫氏曰
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
蓋侵伐之中而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

師侵齊齊傳孟孝伯侵夏楚子伐吳傳楚子

政無功而還軍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既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相三年

國諸侯皆受齊崔杼帥師伐莒傳齊侯既

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啓彊如齊聘且請

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蘧啓

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伐莒襄陵許氏

師送之遂伐莒齊則知水之大水襄陵許氏

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八月癸巳朔

日有食之

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比食

象也後六君弑楚子伐鄭滅公會晉侯宋

舒鳩魯侯朝之卒主中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見僖元年注○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

不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鄭以救齊

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劫鄭楚子自

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

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傳陳人復

黨鍼宜咎出奔楚○襄陵許氏曰鍼宜咎

之事無聞焉爾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

可知矣易曰比之叔孫豹如京師城郊穆人

匪人亦傷乎叔孫豹如京師城郊穆人

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

路○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

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大饑穀

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大饑穀

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

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

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

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池侯庭道不除百

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祀此大侵之禮

也○胡氏傳古有救荒之政若國凶荒或

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

食或為粥溢以救饑等或興工作以聚失

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

賊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

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

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

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伐我北鄙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

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因是以說于晉而

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

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

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

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

自側戶出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

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

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陪臣干擻

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

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郟師公孫敖封具鐸

父襄伊倮埋皆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

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

行乎曰吾臯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

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

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

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

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

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

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盧蒲

癸奔晉王何奔莒下丑崔杼立景公而相

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
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
利社稷者是與有上帝乃歆大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
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
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胡氏傳莊
公見弑賈舉州綽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
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
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也雖在屬車後
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
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
公變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
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雖殺身不
償責安得以及死節許之哉○襄陵許氏曰
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躬亂巨室
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市

此足以為
世鑒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
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
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
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
於諸侯○秦山孫氏曰晉再合諸侯將伐
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
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是也莊公復背澶
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弑莊
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即而討之
以正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哉宜乎大夫
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

以著其惡○胡氏傳夫晉本為報朝歌之
役來計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
令三軍建而復旆問齊人以莊公之故執
崔杼而戮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
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臯
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
治之如下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
文所貶云下
陳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隊者井煙
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
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
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
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栢子賂以宗器
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
朝子展執繫而出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子產入數倖而祝被社司徒致民司馬

致節司空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重丘在曹州乘氏縣有故城○傳同盟于
重丘齊成故也○胡氏傳崔杼既弑其君
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
曰同○或曰同盟之書自幽以來皆假王
制以約束諸侯何獨此盟臯之深如胡
氏之言乎愚按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
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
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齊於盟
也天下之惡孰大於是即其所同之實而
觀之晉侯之臯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
無嫌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杜氏註

於同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杜氏註
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閔衛衎失國使
衛分之一邑○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

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杼止其帑以求五
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胡氏傳鄭伯
突入于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
或不名者何也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
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
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茂其冢卿
失國出奔固不為無辜矣然有世叔儀以
守有母弟罇以出或撫其內或管其外有
歸道焉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
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
人俟其改過遷善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十四
不輕絕人之意
年吳人為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
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黎
譚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
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遂子曰不可彼告
然計

息民以待其卒卒而又不貳吾又何求若猶
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五年楚遠子馮
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令尹子木伐
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大敗舒鳩冬鄭公孫夏帥
遂圍舒鳩八月楚滅舒鳩
師伐陳夏公羊作嘔○傳鄭子產獻捷于
之功子西復伐
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
于巢卒○傳吳子諸

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
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
以射之卒○穀梁傳諸侯不生名取卒之
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

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
飾城而請臯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
門門人射吳子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
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臯非吳子之自
輕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

君剽傳二十年衛甯殖疾召其子喜曰吾

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不然吾有餒而已不
來食矣喜許諾殖卒二十五年冬衛獻公
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
聞之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
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

狀下八十六

八

四八

六

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九世之
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
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
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
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
不然必敗故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
鮮在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曰苟反政由甯氏祭
君之出取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
穀右宰穀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
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
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
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
猶夫宰穀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
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
何為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孫文子在戚

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喜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或問甯喜弒衛侯剽既有其父之命矣經於術之出不以名書是其位未嘗絕也蜀為書喜之鼻不從末減乎愚以為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可以二者也殖既從林父之逐術共立剽而臣事之十餘年矣其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履不可一日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故太叔儀責其視置君不如弈棋而不知其身之不免以及其宗也喜也輕徇父命而不知諫躬犯大惡書以弒君辭而不可得矣故春秋者聖人所以定天下之大分而示萬世臣子之法不可不審思而明辨

此勢

襄陵

許氏

曰君臣之分

一正而

不

之也○襄陵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而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劉氏曰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自此論之其任重其責厚小從臯也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篡弒因己而立後雖悔之不可及已里克趙盾甯殖之貶不亦宜乎夫三子之臯方諸商人陳乞則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別也以謂君臣之間義不容失故其文一施之也所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傳孫林父以戚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衛孫林父入于戚

戚以叛

以叛傳孫林父以戚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杜氏註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昔國猶
為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夫逆於竟者

也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
門者領之而已○胡氏傳衛侯出奔入于
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

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
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
慮父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

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
國猶非其國也愚按春秋名衎與衛侯鄭
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意然甯喜以夏晉

納君而見殺則方之成公衎為甚矣
侯使荀息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

人會于澶淵杜氏註澶淵衛地又近戚田
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

人復愬于晉晉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
衛也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六月公會晉
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會于澶淵取衛

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胡氏曰趙武貶稱
人助孫氏也鄭良霄獨不貶者按左氏鄭
伯為衛侯故如晉則

知其不助孫氏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共姬納諸御嬖生
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寺人惠牆伊矣
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
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
至則歌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
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

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
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
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
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使與之語過期乃
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辜也乃亨伊
矣山孫氏曰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胡氏傳賊世子瘞者
寺人之譖也而獨臯宋公何哉譖言之得
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
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
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
誰乎直稱君者春晉人執衛甯喜傳晉人
秋正其本之意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公羊傳此執有
臯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臯執之也○
劉氏傳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甯喜如
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也

云爾非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
伯討也

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傳許靈公如楚

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
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
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
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
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
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
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傳齊慶

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
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

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夏叔孫豹會晉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我焉得已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

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

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泰山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可知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

專持之可知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

專持之可知也

專持之可知也

專持之可知也

專持之可知也

專持之可知也

專持之可知也

專持之可知也

專持之可知也

弟鱗出奔晉

鱗殺梁作專○傳衛甯喜專

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

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

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翫死

公曰臣也無辜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

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

宋之盟受命而出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

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

不亦難乎且鱗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

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

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終身不仕○高

郵孫氏曰喜弒剽而立衎衎反國而復用

之既而以私殺之喜雖有辜而衛侯殺

之不以其辜矣昔里克弒奚齊而立夷吾

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辜故

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辜故春秋皆曰

殺其大夫也○穀梁傳專其曰弟何也專

有是信者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

衛專之去合乎春秋○劉氏意林衛侯忌

小忿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鱗至

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

時鱗以全身不離於惡名為智以母使其

凡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繫為

忠以不仕為廉可謂重已乎是乃君子之

所貴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辛巳將盟于宋西

秋七月辛巳豹及

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

戰國策卷六 五十二 齊

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之以告叔向叔
向曰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為
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
與也安能害我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
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
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
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
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
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
也子務德毋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
信也○劉氏傳豹何以名一事而再見者
卒名也地于宋以宋為主也○胡氏曰此
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
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向戌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
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
用齊桓召陵之事聖人至此哀人倫之滅
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
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呂氏曰晉
楚之從交相見夷夏之分自此不復辨矣

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邾子

來朝朝傳邾悼公來秋八月大雩傳早仲孫

羯如晉盟傳告將為宋之冬齊慶封來奔傳

五十四

十七年齊崔杼生明東郭姜以孤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臣

戰其夫

卷八

五十五

真

子之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和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獄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其具句餘與之舊十有一月公如楚之盟故宋朱方富於其舊十有一月公如楚之盟故宋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泰山孫氏曰公朝楚者相文既死夷狄日熾中國日微故公遠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朝強夷也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胡氏曰甲寅天

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呂氏曰此明閏月之

驗然不書閏者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
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
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然
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蓋預專據左
氏說經以二十七年十二月辰在申司歷
再失閏二十八年春頃置兩閏故此年正
月得無冰為災而書孔穎達又以為甲
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
前月之下史策
常體之法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傳公在楚
人使

公親禘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
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
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
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

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

卷八

五十六

其

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
賦式微乃歸○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成伯
月以存君也○胡氏傳歲之首月公如他
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
制以俟其葬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
擅其國而不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
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
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墻之
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
其家與身而不恤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
背其君者乎○劉氏意林曰有公則無所
復存存公則疑於失國在易坤之剝曰龍
戰于野其血玄黃夫嫌於無陽而後稱
陽猶嫌於無君而後稱公安可弗察邪夏

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傳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

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義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閔弑吳

子餘祭

舟吳子餘祭觀舟閔以刀弑之○

公羊傳閔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

為謂之閔刑人非其人也刑人則曷

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閔者

也不稱姓名閔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閔

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

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

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具子

吳子近刑人也閔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

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城杞 儀公羊作齊左氏無邾人○傳

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夫與

伯石往子太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

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

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

亦可知也巳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

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

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胡氏傳古

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

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

所為刺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

修文襄之業獎王室而夏肄是屏可謂知

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周人怨思而作詩此揚之水所以降為國

襄陵許氏曰齊相城衛而諸侯歸心焉者

不其志私也動又晉侯使士鞅來聘子來聘

拜城杞子來盟書曰杞文公來盟吳子使札

來聘傳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公羊

者四君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

以爲君謁曰季子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

第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死夷誅也

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誅也味也

者長庶也即之季子至而君之爾闔廬曰

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

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

僚惡得爲君乎於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

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

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

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

不入吳國○常山劉氏曰札何以不稱公

子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吳子壽夢有

緣先君之志約以安社稷而徇匹夫之節辭

卒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徇匹夫之節辭

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於是代立遏之子光

乃弑僚而代之是以吳之亂札實爲之也

故春秋因札來聘去其公以異於秦術楚

愚謹按春秋之書季札無以異於秦術楚

椒然則聖人不貴讓乎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至於義之所當受分之所當讓而不得辭雖聖人不敢徇小節而以退讓為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遜之受之則父兄之意慊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況身為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自靖自獻以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詔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於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吾可以有辭于永世矣季子為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而徒以潔身而去為高觀宗國之危亂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秋

九月華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杜氏

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薊縣愚按南燕見相十二年註北燕召公奭之後姬姓之國至此始見於經○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臯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按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君子以為大夫而放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夫不可訓故以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晉報范叔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罷公羊作

頗下同。○傳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愚按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不辨楚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武之責而而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蔡傳誰責哉。

景侯為大子般娶于五月甲午宋災宋伯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

而人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在宵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也伯姬之婦道盡

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劉氏意林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

以己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而審乎死生之

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何以

過乎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襄陵許氏曰王化始於正家春秋廢亂謹禮以宋

共姬為婦道之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表故詳錄焉。

奔晉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旗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必有此

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戚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王曰童子何知及靈

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

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

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

僖括園為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

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

甚之也○殺其弟佞夫臯在王也○穀梁傳

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

景王初立僖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

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秋七月叔

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

以書隱之也其鄭良霄出奔許自許于鄭

稱謚何賢也

鄭人殺良霄傳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

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之行也子皙曰可

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

鄭大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

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

公馬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

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

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

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乙巳鄭伯及

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之怒聞子皮之

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

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

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

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子

產褻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

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穀梁傳不

言大夫惡之也劉氏傳曷為不言復入位

未絕也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討賊之辭也。愚謂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臯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臯而臯良霄何也。曰者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臯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所以反身自修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此春秋之大義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非深於春秋者其孰能知之。冬

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

于澶淵宋災故

葬汎卅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汎卅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祿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卅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卅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卅子弒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

邾之大夫會于澶淵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劉氏傳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其言所
為何譏何譏爾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
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
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
也何言乎非務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
下也蔡侯弒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
矣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
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又意林
曰天下之事不一也君子慮所遠而小人
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
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
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
下之憂者臣弒君一子弒父二如是則夷
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

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
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

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胡
氏傳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
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軍政之本至
於淪絕無父無君禽獸逼人雖得天
下弗能一朝居矣昔者伯禹過門不
入放龍蛇也周公坐以待旦驅猛獸
也今世子弒君與之同羣而不恤有
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
弔之可也則合十國之乎蔡大夫而
更其可喪尚為知類也乎蔡大夫而
人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
雞犬之亡失也以未之察也
不智苟察之而不謀亦不仁矣是故
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

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
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愚謹按父子君臣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
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為會
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
意焉既變例書蔡景公之葬又人諸侯之
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閔中
國之昏為夷狄以見深
傷之意者為可知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

薨于楚宮

傳公作楚宮六月辛巳薨于楚宮○杜氏註公適楚好其宮歸

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襄陵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

政德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况變夏從夷亂國經

常所以為不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立敬歸之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

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

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

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

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

猶有童心如故衰於昭公十九年矣
山孫氏曰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未

葬也子野過毀亦書卒何胡氏傳般赤弒

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般之弒可知下
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
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
異矣。杜氏註不書葬未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伯卒孟孝冬十月滕子來會

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傳滕成公來會葬癸

氏曰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十有

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傳莒犁比公生去

興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

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

齊出也展與具出也。陸氏辯疑曰據傳

則展與弒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與因

乃立誤以之為以字

春秋卷第八





椒然則聖人不貴讓乎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至於義之所當受分之所當讓而不得辭雖聖人不敢徇小節而以退讓為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遜之受之則父兄之意慊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況身為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自靖自獻以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詔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於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吾可以有辭于永世矣季子為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而徒以潔身而去為高觀宗國之危亂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秋

九月華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杜氏

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薊縣愚按南燕見相十二年註北燕召公奭之後姬姓之國至此始見於經○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臯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按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君子以為大夫而放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夫不可訓故以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晉報范叔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罷公羊作

年盟督揚故二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國復自盟結好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邾子盟于澶淵杜氏註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汗衛地按唐置澶

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傳盟于澶淵齊成故也○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

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

公之遺與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烈也與

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襄陵許氏曰祝柯之

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蔡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蔡

殺其大夫公子燮燮穀梁蔡公子履出奔

楚傳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

利蔡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胡氏傳公子燮謀國之合於義者也

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臯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履其母弟進不能正身退

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臯之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羊穀梁作光○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

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

楚言非其臯也公子黃將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

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
飾城而請臯禮也吳子謂伐楚至巢入其
門門人射吳子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
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臯非吳子之自
輕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

君剽傳二十年衛甯殖疾召其子喜曰吾

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不然吾有餒而已不
來食矣喜許諾殖卒二十五年冬衛獻公
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
聞之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
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

狀下八十六

八

四八

六

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九世之
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
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
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
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
不然必敗故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
鮮在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曰苟反政由甯氏祭
君之出取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
穀右宰穀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
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
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
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
猶夫宰穀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
鮮在右宰穀曰曰雖然不可以已孫文子在戚
何為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孫文子在戚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傳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公恐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

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諫太子抽劔斷鞅乃止甲辰東侵濰南及沂○孫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言同者諸侯同心疾齊也○程氏傳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襄陵許氏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曹伯負芻卒于師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於堯舜之世春秋書卒與葬以刺王政之不行著世之亂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鄭子孔欲去諸

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

邾之大夫會于澶淵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劉氏傳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其言所
為何譏何譏爾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
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
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
也何言乎非務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
下也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
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
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又意林
曰天下之事不一也君子慮所遠而小人
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
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
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
下之憂者臣弑君一子弑父二如是則夷
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

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

二

下

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則曰
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胡
氏傳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
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軍政之本至
於淪絕無父無君禽獸逼人雖得天
下弗能一朝居矣昔者伯禹過門不
入放龍蛇也周公坐以待旦驅猛獸
也今世子弑君與之同羣而不恤有
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
弔之可也則合十國之乎蔡大夫而謀
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蔡大夫之亂
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
人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
雞犬之亡失也以未之察也
不智苟察之而不謀亦不仁矣是故
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

族黨○公羊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
大夫也○泰山孫氏曰不言其大夫者樂
盈出奔楚當絕也稱齊侯襲莒杜氏註輕
人以殺從討賊詞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
備曰襲○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
干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
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親鼓之從
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高郵孫氏曰
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
蓋侵伐之中而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

師侵齊齊傳孟孝伯侵夏楚子伐吳傳楚子

政無功而還軍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既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相三年

國諸侯皆受齊崔杼帥師伐莒傳齊侯既

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啓彊如齊聘且請

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蘧啓

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伐莒襄陵許氏

師送之遂伐莒齊則知水之大水襄陵許氏

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八月癸巳朔

日有食之

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比食

象也後六君弑楚子伐鄭滅公會晉侯宋

舒鳩魯侯朝之卒主中國

其姪鬻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
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請以
為大子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
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
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
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
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
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
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八月崔杼殺高厚
於灑藍而兼其室○謹按殺高厚者崔杼
也杼雖擅生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以
累上之詞言之
可謂著明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羊作

喜○傳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與純門之師子孔當臯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

孔而分其室○胡氏傳嘉則有臯矣子展
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弃
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
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臯之意冬

葬齊靈公○城西郭齊傳懼叔孫豹會晉士

甸于柯○杜氏註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城武城

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杜氏註泰山南武城縣○傳穆叔歸

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

于向傳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

督揚之盟故也杜氏註莒數伐魯前

夫公子壬夫

子傳楚子討陳叛故曰由令尹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杜氏註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故君以為不可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

人鄆人于戚

命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

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愚謂

戚之會因吳之來而命成陳自栢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句知成陳之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嘆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晉為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陳乎公至自會○冬成陳諸侯成陳公羊曰曷為不言諸侯成之難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楚公子

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齊世子光救陳

穀梁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

于城棣以救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書勞也

辛未季

孫行父卒

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庄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夏叔孫豹會晉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我焉得已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

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

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泰山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可知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

專持之可知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

專持之可知也

專持之可知也

專持之可知也

專持之可知也

專持之可知也

專持之可知也

專持之可知也

專持之可知也

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伐我北鄙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

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

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

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陪臣干擻

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郟師公孫敖封具鐸

父襄伊倮埋皆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

行乎曰吾臯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

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

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為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

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下丑崔杼立景公而相

癸奔晉王何奔莒下丑崔杼立景公而相

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
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固者謹於禮
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愚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春秋之初已
自諸侯出矣然莊十三年之前皆諸侯出
而權未一也自齊桓既立晉文繼霸中國
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
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晉人執莒子
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晉人執莒子

邾子以歸

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臨江劉氏曰前此者邾莒交伐魯晉將討
焉未及而悼公卒平公即位會于溴梁於
是執邾莒之君此執有臯何以不得為伯
討古之君子正已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

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固所
以非伯討也何氏註諸侯有臯當歸京師
不得自治之錄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
以歸惡其專也

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

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傳許男請遷于晉諸
侯遂遷許許大夫不
可晉人歸諸侯鄭子
驕聞將伐許遂相鄭
伯以從諸侯之師穆
叔從公齊子帥師會
晉荀偃六月次于棧
林伐許次于函氏○
襄陵許氏曰晉卿主
兵而先鄭伯臣不可
過君也愚謂許男有
從中國之志秋齊侯
而大夫沮之足以見
一時之俗矣

伐我北鄙圍成

傳齊侯圍成孟孺子
速徼

僖括園為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

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

甚之也○殺其弟佞夫臯在王也○穀梁傳

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

景王初立僖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

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秋七月叔

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

以書隱之也其鄭良霄出奔許自許于鄭

稱謚何賢也

鄭人殺良霄

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之行也子皙曰可

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

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三十年伯有者酒為

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

公馬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

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

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

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乙巳鄭伯及

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之怒聞子皮之

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

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

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

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子

產褻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

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穀梁傳不

言大夫惡之也劉氏傳曷為不言復入位

未絕也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也此所以不稱戍鄭虎牢傳諸侯之師城

殺其大夫也與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

而繫鄭者臯諸侯也胡氏傳虎牢之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

主之寡謀前年戍陳不能制楚而繫鄭者臯諸侯也愚謂臯諸侯者責霸

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敵中國特力逼小豈霸主服人之道乎故反繫之鄭

以臯之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

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樂賢曰逃楚晉之私也合諸侯以益恥不

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

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伐鄭師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

能庇鄭鄭何臯不如致然焉而還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可為諸侯笑克不

命不歸楚人亦還而歸楚人亦還○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

深臯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能若也公至自伐鄭襄

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杜氏註增立

五百人為軍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

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僂閱詛諸五父之

於是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
次鄆援之放義而行者也楚子辛救鄭而
經不書鄭本為楚以其君故集矢於目是
以不貳于楚弃華從夷不能裁之以義惟
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
不得有能救之名故削而不書
九月辛酉

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

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泰山孫氏曰天

之來朝聘皆不臣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葬鄭師伐宋

楚令也杜氏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

夫人齊姜也○傳齊姜薨初穆姜擇美櫛

以自為櫛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非禮也

婦養姑者也虧姑六月庚辰鄭伯踰卒鄭

成公疾子駟請息有于晉公曰楚君以鄭

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昵我免寡人惟二三

子胡氏論鄭從楚見上公子壬夫侵宋註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子罕當國子駟為

政子國為司馬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

命未改○杜氏註宋雖非鄉師重故序衛
上晉伐喪非禮也愚謹按士甸侵齊聞喪
而還春秋與之則茲伐喪之臯不待貶而
見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

杜氏註邦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邦秋九

亭○傳邦亂分為三師救邦遂取之

月庚辰楚子審卒○及城防臧武仲請俟畢

農事○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

知取邦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勻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蠆公

嚙○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

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

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

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吳告敗于晉會

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

也以退吳人○襄陵許氏曰四卿帥師自

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

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

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伐秦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

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衛北宮懿子見

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

上流師人多死至于榘林不獲成焉荀偃

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

藥廩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

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鄆公羊穀梁頑作原

操者何鄭之邑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

不言大夫欲與楚鄭伯曰不可於是弑之曷為

言如會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未見諸侯其

名此其生名何卒之名也卒之名則曷為

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鄭伯將會

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

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

也其地於外也○襄陵許氏曰辭繁而不

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

侯也謹按左氏傳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

以瘡疾赴於諸侯考三傳之說則鄭僖公

之為弑也明矣弑而書卒若如左氏所言

而從其偽赴以隱之是春秋之作乃為亂

李孟卷之八 十一

臣賊子之地而非章善癘惡之書也獨公

羊以為為中國諱而穀梁以為不使夷狄

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者其諸聖人之意蓋

出於此乎天下之大分中國夷狄君子小

人是也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

之善類不幸而無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

其死聖人為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陳侯

陳侯

逃歸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

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之楚人從之二慶

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

逃歸○胡氏傳諸侯戊戌陳今楚令尹來伐

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

國中大申傲備立大子以固守親聽命於

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鄉



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舎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家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其邑之民為己之車乘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足成三軍也季氏使壞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也季氏使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役與邑季氏則使公家倍征之役今之丁也邑賦稅也設利害以驅民使之役今之丁也邑賦則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孟氏於子弟之中課取其一分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氏使子弟盡為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故昭五年傳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

狀

八

一

六

以

其子弟言不臣父兄取二分而二分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止取其半以半歸公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呂氏曰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為臣季氏強直欲盡無公室也○胡氏傳詩頌復古言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臣下無私民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舎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以示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家者之所宜鑒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臯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呂氏曰慶虎慶寅之臯不等故言及也○胡氏傳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譜翹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

曲沃 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劉氏傳曲沃樂者譏歸陳侯也

劫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而觴曲沃人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

本一曰八 三九

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樂王

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

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

懈矣公有如公喪王鮒使宣子墨繆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

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

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劔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

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

之鞅用劔以帥卒欒氏退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蘇氏曰欒盈自齊入于曲沃不

何勞錮焉其賢於商

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

大夫公子追舒

南未益祿而有寵於令尹子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

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

敢問誰之臯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

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

馬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

於朝輟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

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

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

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

父事讎吾不忍也遂縊而死○劉氏傳追

舒之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楚子

與人之子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乎

天下故稱國以 殺臯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傳杞孝 夏邾界我來

奔 界公羊作鼻 ○杜氏註界我庶其之黨

鄉受邾叛人邑 今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

又納邾叛人也 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陳侯如楚公子黃黶二慶於楚楚人召

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岳建從

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

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驗然不書閏者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
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
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然
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蓋預專據左
氏說經以二十七年十二月辰在申司歷
再失閏二十八年春頃置兩閏故此年正
月得無冰為災而書孔穎達又以為甲
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
前月之下史策
常體之法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傳公在楚
人使

公親禘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
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
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
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

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

言

言

言

言

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
賦式微乃歸○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成伯
月以存君也○胡氏傳歲之首月公如他
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
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
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
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
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
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
其家與身而不恤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
背其君者乎○劉氏意林曰有公則無所
復存存公則疑於失國在易坤之剝曰龍
戰于野其血玄黃夫嫌於無陽而後稱夏
陽猶嫌於無君而後稱公安可弗察邪夏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

子相相楚地後漢彭城國傳陽縣有相水

杜氏註彭城傳陽縣今徐州沛縣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傳偃陽

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瑩

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

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又於偃陽荀偃士

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

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

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七日不

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

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

戌辭乃于宋公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

之夷俘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遷其族嗣

納諸霍人○襄陵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

服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

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

義盡矣夫何以昭格荒公至自會穀梁傳

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

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

汲鄭伯逃歸陳侯致相之會存中國也范

氏註有善事則并焉猶侵蔡蔡潰遂伐楚

是并也無善事則異之謂如今年會

楚公

耳伐宋師于訾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楚子囊鄭子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楚子囊鄭子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楚子囊鄭子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楚子囊鄭子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楚子囊鄭子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
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
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
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臯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公如晉朝且數朝聘之數夏

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燹穀梁作

濕○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燹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謹按僖公方葬楚方睥睨鄭人之不服而欲討之今乃不能遠圖先侵蔡以挑楚故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
書人以貶之

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任公輔曰故邢國河內平泉縣

也邢自邢丘遷襄國又遷夷儀○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泰山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弃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胡氏傳大夫稱人貶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

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
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
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雍已卯仲孫遠
榆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也

卒莊子也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
之訪於申豐申豐趨退訪於臧紇紇曰飲
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
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
子降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
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
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吾
言必為孟孫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
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
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

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曰秩焉

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
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

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
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

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
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

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

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
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

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季孫
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

奔邾杜氏註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

取奔亡書**晉人殺欒盈**曲沃盡殺欒氏之

春秋集註

八

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晉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母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劉氏傳豹何以名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地于宋以宋為主也○胡氏曰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事聖人至此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呂氏曰晉楚之從交相見夷夏之分自此不復辨矣

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邾子

來朝朝傳邾悼公來秋八月大雩傳早仲孫

羯如晉盟傳告將為宋之冬齊慶封來奔傳

恤禍亂同好惡樊王室而遠人公至自會

服矣為天下豈可以詐力哉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楚

之辭也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楚

人執鄭行人良霄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

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許氏曰冬秦

人伐晉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

師而不設備秦晉戰于檠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郚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郚台穀梁作郚杜

有台亭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

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傳受命而救郚不

受命而入郚惡季孫宿也胡氏傳台在

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

敢為也夏晉侯使士魴來聘聘且拜師魴來秋

九月吳子乘卒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

其稱王臯大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傳楚

惡重敗之也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公如晉朝且拜士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作詩公羊

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也莒人侵我東鄙○秋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

吳吳不出而還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

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傳晉侯問衛故於中

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

重而撫之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

人始貳○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位是以知

其謀定剽也○愚按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於會足見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

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臯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臯其

君情可見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

及向戌盟于劉劉魯地○傳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襄陵許氏曰不

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劉夏逆王后于齊

註劉采邑夏名劉夏天子之士也○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常山劉氏曰昏姻者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見僖元年注○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

不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鄭以救齊

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劫鄭楚子自

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

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傳陳人復

黨鍼宜咎出奔楚○襄陵許氏曰鍼宜咎

之事無聞焉爾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

可知矣易曰比之叔孫豹如京師城郊穆人

匪人亦傷乎叔孫豹如京師城郊穆人

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

路○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

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大饑穀

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大饑穀

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

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

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

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池侯庭道不除百

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祀此大侵之禮

也○胡氏傳古有救荒之政若國凶荒或

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徒民以就

食或為粥溢以救饑等或興工作以聚失

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

賊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

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

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

馬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公傳杞桓

夏榮華弱來奔

長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

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臯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 秋葬杞桓公○滕

子來朝○莒人滅鄆

鄆傳鄆恃賂也杜氏註

特之而慢莒故滅之○按呂氏以為鄆莒小國而自相滅云蓋是時禮義衰絕滅國之大惡以為常事皆目見之熟而莫之顧也愚謂子產嘗對晉人何故侵小之問以

為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或治之然則晉蓋吞滅之首也固無以正諸侯之相滅豈

特目見之常事哉宜晉悼雖賢終無以戰諸侯之相滅也 冬叔孫豹如

邾聘且穆叔如邾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

鄆故來討曰何故云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愚按晉人不討莒而討魯可謂偏

矣宜其無以正小國之臯也襄陵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

於下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萊恃謀也初

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五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

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今年三月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

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杜氏註行雖未居位林父專邑昔國猶
為叛甲午衛侯行復歸于衛夫逆於竟者

也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
門者領之而已○胡氏傳衛侯出奔入于
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

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
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
慮父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

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
國猶非其國也愚按春秋名行與衛侯鄭
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意然甯喜以夏晉
納君而見殺則方之成公行為甚矣

侯使荀息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

人會于澶淵

杜氏註澶淵衛地又近戚田
○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

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
人復愬于晉晉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
衛也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六月公會晉

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會于澶淵取衛
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胡氏曰趙武貶稱
人助孫氏也鄭良霄獨不貶者按左氏鄭

伯為衛侯故如晉則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知其不助孫氏矣
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共姬納諸御嬖生
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寺人惠牆伊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
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
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
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

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般之弒可知下
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
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
異矣。杜氏註不書葬未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伯卒孟孝冬十月滕子來會

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傳滕成公來會葬癸酉葬襄公。襄陵許

氏曰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十有
七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

興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
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

齊出也展與具出也。陸氏辯疑曰據傳
則展與弒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與因

乃立誤以之為以字
國人之攻莒子弒之

春秋卷第八



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傳會于戚謀鄭故孟

伯鄭知武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

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

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

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

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已丑葬我小君齊

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姜杜氏註齊謚也叔孫豹如宋叔孫豹僑

傳通嗣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

君也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遂城虎牢虎牢故東號之邑鄭滅號

汜水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傳復

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

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陸渚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

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

聖人許之不繫於鄭也愚謹按虎牢所以

不繫鄭者鄭人背華即夷黨楚以為中國

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

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

伯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

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繫之

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之

鄭皆春秋明王制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以示予奪之正也

子申為令尹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

辛楚人殺之○劉氏傳嬰齊壬夫畏其偏

子重子

子重子

子重子

子重子

子重子

子重子

子重子

子重子

子重子

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傳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

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義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閔弒吳

子餘祭

舟吳子餘祭觀舟閔以刀弒之○

公羊傳閔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

為謂之閔刑人非其人也刑人則曷

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閔者

也不稱姓名閔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閔

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

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

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具子

吳子近刑人也閔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

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城杞 儀公羊作齊左氏無邾人○傳

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夫與

伯石往子太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

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

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

亦可知也巳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

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

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胡氏傳古

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

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

所為刺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

修文襄之業獎王室而夏肄是屏可謂知

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杼止其帑以求五
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胡氏傳鄭伯
突入于濮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
或不名者何也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
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
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茂其冢卿
失國出奔固不為無辜矣然有世叔儀以
守有母弟罇以出或撫其內或管其外有
歸道焉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
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
人俟其改過遷善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二
不輕絕人之意
年吳人為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
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黎
譚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
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遂子曰不可彼告
然

息民以待其卒卒而又不貳吾又何求若猶
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五年楚遠子馮
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令尹子木伐
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大敗舒鳩冬鄭公孫夏帥
遂圍舒鳩八月楚滅舒鳩
師伐陳夏公羊作嘔○傳鄭子產獻捷于
之功子西復伐
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
陳陳及鄭平

于巢卒
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
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
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
以射之卒○穀梁傳諸侯不生名取卒之
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

子鄭伯伐宋

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

鄭伯逆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會于蕭魚

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

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

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

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一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

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肝告于諸侯○蘇氏曰鄭與會也自八年後晉

快正司王

楚爭鄭三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

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

過也程氏傳鄭不可信而悼公推誠以待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肯

晉者二十四年臨江劉氏曰悼公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

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

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

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一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

以戰伐為善不以盟誓為信示以救災患

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與而風化何以成乎
胡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太上無敵
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
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遠行親迎之禮
則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
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何
使同姓諸侯主其詞命卿往迎公監之
母之國諸卿皆送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
天子親迎以入其禮乎

公救成至遇是乎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

遇何不敢進也○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

矣可知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氏曰由

不能救成故成郭見壞而城也愚謂待事
之無及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
之未陰兩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孔子曰為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悼公卒政速邾人

伐我南鄙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

也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傳冬晉悼
襄失政大夫益竊國靈齊與邾莒交伐其
國不競甚矣則無他故民分於三桓故

會克

為之名速遂塞海陸而還大雩○冬叔孫豹如晉傳穆

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志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夕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

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臯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

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勻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梁並作欄宣公也○泰山孫氏曰前年晉

也救之宋人伐陳陳獲司徒印夏衛石買帥人執邾子以歸此書邾子貜卒者晉人尋

師伐曹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

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曹人愬于晉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圍防桃公羊作洸公穀高厚上並有齊字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

孫至于旅松聊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泰山孫

氏曰三年之中君臣加兵于九月大雩○魯者四齊之不道可知也

宋華臣出奔陳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

春秋卷第八

張洽集註

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襄公始生四歲即位仲孫

茂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按楚已取彭城封魚石今彭城非復

宋地尚繫之宋傳曰諸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臨江劉氏曰楚為不道獎亂助惡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石

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荊贖于戚不曰衛戚不與齊衛大夫助子圍父也此仲孫

茂會晉宋諸國大夫圍彭城則繫之宋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此春秋

微意之見於筆削者也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置諸瓠丘齊人

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許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茂會齊崔

杼曹人邾人莒人次于郟秋楚公子壬夫

帥師侵宋韓厥公羊作韓屈下同郟公羊作合○郟鄭地杜氏註在陳留

襄邑縣東南○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郟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

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

之援楚子辛救鄭侵宋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胡氏曰楚人釋君助臣事已悖矣晉



君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胡氏傳
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
我則書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
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
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書來奔而
魯受叛臣納其地之臯亦見矣
夏公至

自晉 ○ **秋晉欒盈出奔楚**
宣子生盈范鞅
欒盈娶於范

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
而不相能栢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
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
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栢主而專政矣
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
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
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
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微懷子好

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
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

奔楚 ○ 劉氏意林不以范匄逐之為文而
以盈之自出為說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
不得逐矣匄之臯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
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太正其本也道莫難
於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國之治在家
家之治在身身不治國家不可得而治也
詩之首二南書之首堯舜皆原於此矣春
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人道之始閨門
之內易曰閑有家悔亡
九月庚戌朔日有

食之 ○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襄陵許氏曰比

年食今又比月食蓋此八年
曹伯來朝武
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公來朝即位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傳會于商任錮

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臯也徒以權臣私

相忌惡何有於國乎公受其激怒勤動諸

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

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

以為古今之至戒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

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羊穀梁邾子下有

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

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

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而告人

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

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冬會于

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

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不懼○胡氏傳

秋註

卷八

二十七

三

不郊穀梁傳夏四月不郊禮也鄭公孫舍之帥師

侵宋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

疾楚將避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

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

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

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

侵鄭大夫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

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

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

矣夏鄭子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羊穀

亳任氏云即鄭地偃師也故湯都○傳諸

侯會于北林師于向觀兵于南門西濟于

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城北范宣

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敵而無成能無貳

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蓋年毋壅利

母保茲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

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川群神

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

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胡氏

曰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

後與之言也故其載書雖有隊命亡氏陪

國家之言渝之而不顧噫慢鬼神至此而

盟猶足公至自伐鄭穀梁傳不以後致

恃乎

公至自伐鄭

盟後復伐鄭也

致楚

致楚

致楚

致楚

如晉

子傳報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

成公母

秋八月

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

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鄭地

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

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

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

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

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

鄭成同盟于戲晉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

有如此盟公于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

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

之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

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

者亦如之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

之道

楚子伐鄭

傳楚子伐鄭子駟子展曰

矣

楚平

母園宋門 晉師伐秦 傳九年秦景公使士

于桐門 許之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

秦人侵晉 晉饑弗能報也 今年晉荀滄伐

秦報其 秋莒人伐我東鄙 傳莒人間諸侯

我東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諸

侯伐鄭 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 故長

於滕 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

者為之也 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上下 冬

之無禮文專以疆弱事勢為先後也

盜殺鄭公子駢 公子發 公孫輒 駢公羊穀

初子駢與尉止有爭子駢為田洳司氏堵

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故五族聚群不

逞之人因公之子徒以作亂於是子駢當

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

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

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

駢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 程氏傳

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愚謂鄭之從楚以勞

中國皆公 子駢之臯也 鄭成公卒之初諸

大夫欲從晉矣 公孫輒以官命未改止之

及鄆之役 僖公如會 以從中國而駢弒之

及楚子囊伐鄭 子展欲堅守 以待晉而駢

請從楚 以任其咎 故公子駢者從夷之入

弒君之賊也 而公子發 公孫輒 惟駢是從

惡積而不可掩 鄭不能討 而盜得殺之 所

謂上慢而下暴 而致寇至 孔子以為盜之招

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
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
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
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使與之語過期乃
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辜也乃亨伊
矣山孫氏曰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胡氏傳賊世子瘞者
寺人之譖也而獨臯宋公何哉譖言之得
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
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
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
誰乎直稱君者春晉人執衛甯喜傳晉人
秋正其本之意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公羊傳此執有
臯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臯執之也○
劉氏傳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甯喜如
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也

云爾非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
伯討也

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傳許靈公如楚

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
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
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
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
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
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
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傳齊慶

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
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

年不滅是無天也。○襄陵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
叔老如齊傳齊子初
冬十

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傳季

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公如晉拜師及取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杜氏註二邑在

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任公輔曰兗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姪妻

北平九

三

三五

三

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可。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洗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之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不可禁乎？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陸淳曰：以地來，即叛也。不言叛，為內諱也。諱受叛臣也。劉氏傳：漆一邑也。閭丘一邑也。曷為不言及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私邑者，所受於

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
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愚謹按父子君臣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
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為會
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
意焉既變例書蔡景公之葬又人諸侯之
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閔中
國之胥為夷狄以見深
傷之意者為可知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

薨于楚宮

傳公作楚宮六月辛巳薨于楚宮○杜氏註公適楚好其宮歸

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襄陵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

政德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况變夏從夷亂國經

常所以為不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立敬歸之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

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

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

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

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

猶有童心如故衰於昭公十九年矣
山孫氏曰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未

葬也子野過毀亦書卒何胡氏傳般赤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三

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水名杜氏註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

河○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

于夷儀衍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儀

皆稱鄭伯也○傳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

舌盼為傳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

藥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

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

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

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

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

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

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諸

侯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

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

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溴梁

二六

十七年齊崔杼生明東郭姜以孤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
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
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
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
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
將棄彼矣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
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
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
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癸
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
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
歸矣乃縊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
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
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臣
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

戰其夫

卷八

五十五

真

子之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冬十
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
廟慶舍和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
戈擊之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
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
于獄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
其具句餘與之十有一月公如楚之傳為宋
朱方富於其舊十有一月公如楚之盟故
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泰山孫
氏曰公朝楚者相文既死夷狄日熾中國
日微故公遠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
朝強夷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胡氏曰甲寅天
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

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
喪服之不數閏也○呂氏曰此明閏月之

鄆此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劉氏傳此鄆子巫也曷為與叔孫豹如晉鄆屬於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于晉也鄆曷為為附庸於魯鄆不勝莒魯之患來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鄆也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如此春秋蓋傷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穀道公作

稻善道吳地穀梁曰兵謂善伊謂稻緩○杜氏註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

卷八

七

四

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按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會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則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中國大邦而為蠻夷之所二大夫會吳

秋大雩也傳旱楚殺其大

周人怨思而作詩此揚之水所以降為國

襄陵許氏曰齊相城衛而諸侯歸心焉者

不其志私也動又晉侯使士鞅來聘子來聘

拜城杞子來盟書曰杞文公來盟吳子使札

來聘傳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公羊

者四君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

以爲君謁曰季子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

第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死夷誅也

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誅也

者長庶也即之季子至而君之爾闔廬曰

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

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

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

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

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

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

不入吳國○常山劉氏曰札何以不稱公

子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吳子壽夢有

緣先君之志約以安社稷而徇匹夫之節辭

卒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徇匹夫之節辭

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於是代立遏之子光

乃弑僚而代之是以吳之亂札實爲之也

故春秋因札來聘去其公以異於秦術楚

愚謹按春秋之書季札無以異於秦術楚

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
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
利社稷者是與有上帝乃歆大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
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
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胡氏傳莊
公見弑賈舉州綽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
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
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也雖在屬車後
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
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
公變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
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雖殺身不
償責安得以及死節許之哉○襄陵許氏曰
淫肆不君故使崔杼暴小國而又躬亂巨室
此足以為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
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
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
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
於諸侯○泰山孫氏曰晉再合諸侯將伐
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
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是也莊公復背澶
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弑莊
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即而討之
以正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哉宜乎大夫
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傳者楚師為陳叛故

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喪

孫豹如晉

武子之晉報知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

姒氏薨

襄公母姒把姓○傳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槨季孫不御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襄陵

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姒志復古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

觀此踰月而

冬公如晉

傳公如晉聽政晉葬蓋禮略也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鄙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徧小闕而為臯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人圍頓

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

聘

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按子叔孫國即子產之父鄭僖公初即位

豹鄆世子巫如晉

傳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

之萊共公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公羊傳國滅君死之正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

從乃免牲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

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今小邾子來朝

亦始朝公也城費費今沂州費縣季氏之

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胡氏傳行父相三君而無私積固忠於公

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與

不遠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

然則書城費乃履霜之戒強私家弱公室

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秋季孫宿

如衛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八月螽○冬

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

盟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楚公子貞帥

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鄆穀梁或作隰鄭

會于鄆以救之杜氏註謀鄭伯髡頑如會